

爱乐集

萧复兴 选编

名家谈生活艺术丛书

袁鹰
柳萌
主编

华夏出版社

小 引

萧复兴

《爱乐集》是袁鹰先生和柳萌先生建议编选的，这是一本专门由作家谈音乐的随笔集。因为我是一个爱乐者，以前曾经写过一些有关音乐的散文随笔，两位先生便将编选这本《爱乐集》的任务交给了我。我非常高兴担当此命，因为我可以先睹为快。

我将几十封信分别寄出，很快就收到了全国好多地方作家的回复，寄来他们有关音乐的稿件，给予我很大的支持。这里既有老一辈的作家萧乾、宗璞、黄宗英……也有年轻的作家苏童、叶兆言、迟子建……几十位作家的几十篇文章，蔚为大观，如此强大的阵容集中一起畅谈音乐，大约可以组成一个交响乐团了。应该说，这是一本很有意义也很有意思的随笔集，演奏的是别有一番风味的乐曲。

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艺术都无法同音乐相比拟。以文学为例，我们拥有各种各样的单词多少啊，不下于成百上千吧？而音乐只有七个音符，却可以上穷碧落下黄泉，吞吐云雨、变幻无穷、囊括万千。音乐该有多少神奇的秘密和魔力！

德国艺术史家格罗塞说得对：音乐的国度不在这个世界上。

在这本《爱乐集》中，作家们谈音乐，更谈音乐在心中的感受，谈音乐引发的情感和升腾的思想。可以说，这么多的作家集中在一起畅谈音乐，是很难得的，也是很少见的。他们将心中的音乐变成了笔下的文字。这是些冰雪文字、锦绣文章。

应该感谢那些伟大的音乐家。感谢他们为这个世界创造出音乐这一伟大的奇迹，它让我们感到生活的美好与温馨，知道通往梦想的天国之路的存在。热爱音乐，是全人类的事。音乐，确实已经渗透进我们的生活之中，让我们艰辛庸常的生活充满弹性，浮动起韵律。

1996年8月25日于北京

目 录

直通人心的世界语	萧 乾(1)
从《老黑奴》说起	萧 乾(4)
药杯里的莫扎特	宗 璞(7)
风庐乐忆	宗 璞(10)
钢琴啊！钢琴	黄宗英(13)
当乐队定音的时刻	黄宗英(18)
音画乐语	黄宗江(21)
妈妈唱的第一首歌	唐达成(25)
苗 歌	李国文(28)
美妙的 60 分钟	叶 楠(33)
音响的云	
——记一个巨大的音乐会	白 桦(35)
傅聪印象	白 桦(38)
混合着痛楚的愉悦	白 桦(44)
忆莫桂新	姜德明(48)
旧歌难忘	邵燕祥(52)
送你一支青春的歌	邵燕祥(57)
期待来生	公 刘(60)

音乐的后劲	林 非(62)
没有标题的声音	张 洁(66)
秋天的音乐	冯骥才(69)
感 觉	冯骥才(74)
女儿的琴声	蒋子龙(77)
声 籁	许 淇(94)
唱片这种书	辛丰年(97)
阿玛德乌斯的“安魂曲”	沈大力(104)
听纳西古乐	晓 雪(108)
感受和理解莫扎特	赵鑫珊 周玉明(112)
大道无形,真情无文	
——忽又重听《走西口》	梁 衡(127)
欣赏莫扎特	赵鑫珊(137)
真的自然与真的生命	季红真(140)
西贝柳斯之谜	杨 铨(144)
三张头等舱机票	陈祖芬(148)
不乐而乐	徐城北(152)
最后的海菲兹	萧复兴(155)
我听肖邦	萧复兴(162)
骑上激流之声	张承志(166)
来自旋风、宇宙和时代	张抗抗(171)
一封关于音乐的信	史铁生(177)
音乐的光芒	赵丽宏(180)
无言的回旋	赵丽宏(184)
音乐会	王安忆(189)
巴赫的羔羊	舒 婷(204)
强拧的瓜也甜	舒 婷(206)
不可思议的阿姐鼓	方 方(209)

我听音乐·····	李杭育(211)
卡拉OK之夜·····	高洪波(215)
听 琴·····	高洪波(219)
我学弹钢琴·····	韩小蕙(222)
你是我永远的表达·····	池 莉(226)
说音乐·····	叶兆言(229)
如水流淌的音乐·····	黄蓓佳(232)
电影与作家·····	苏 童(235)
听时光飞舞·····	迟子建(238)
弦歌如梦·····	梁 晴(242)
莫扎特的小城·····	陈丹燕(248)

直通人心的世界语

萧乾

我这辈子去过许多家咖啡厅，可只有一家我怎么也忘不了。这是在巴黎文人名士荟萃之地的蒙马托，由朋友带我去的。那是1945年2月，当时法国刚刚解放，我作为随军记者，一身戎装，路过巴黎，正要出发去寻找已经挺进到法德边境的美军第七军。

那家咖啡厅设在地窖子里，我们黑洞洞地下了许多层台阶，好不容易才摸到。可是咖啡厅里比楼梯上也亮不了许多。站在入口处朝里一望，两边都是一排排的茶座。我们就在一张桌子旁坐了下來——唉，那不是桌子，形状是一具黑漆棺材。接着，侍者托着盘子过来了。抬头一望，他身穿教堂神甫那种乌鸦式的黑长袍，险绷得不见一丝笑容，再一看，墙上玻璃框里挂的净是些各种姿态的骷髅。我初来乍到，不免有些毛骨悚然。这时，扩音器里正在低声奏着马斯奈的《悲歌》。它忽而长吁，忽而短叹：

往日欢乐，美好春光不复回。

在我心中幽暗冰凉，都已凋谢，永远消沉。

忽然间，铃声一响，厅内大放光明，壁上的骷髅都变成一幅幅的裸体女人照片了。这时，台上出现了一位盛装美女。刹那间灯熄灭了。接着，一声铃响，灯光再亮时，她已脱得只剩紧身内衣了。再一灭一亮，只见她全裸了。紧跟着灯又灭了，再亮，台上却只剩下一具骷髅架子，正是一场佛教色色空空的表演。

这是快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可是每听到马斯奈的《悲歌》，心幕上就映出那家古怪的咖啡厅。

音乐是听觉的艺术。对它，我注定是个外行。它往往引起我的是视觉上的联想。几乎在所有我熟悉的每支曲调的后面，都有一幅我曾经历过的生活情景。对于我，音乐最大的魔力正在于它能快速地唤起某种联想：有时兴奋、愉快，有时也引起悲伤和痛苦。

音乐还常带我回到往昔的日子；回到某个时期。每逢听到（或自己哼起）苏联的歌曲《灯光》，波兰的《小杜鹃》，罗马尼亚的《照镜子》，甚至阿尔巴尼亚的《银笛》，我就总回想起50年代初的社会主义阵营。到了50年代末期开始反修了，到处又唱起亚非拉的歌曲，像墨西哥的《鸽子》、印尼的《梭罗河》。

去年，东欧和苏联的政局先后发生变化后，我有时倒哼起《山楂树》或《纺织姑娘》了。时局不论发生怎样的剧变，多瑙河的河水依然是蓝的，伏尔加也依然浩浩荡荡地向前奔流。深入人心的歌曲并不随着政治变化而减少其魅力。

当然，我更熟悉的还是英伦三岛的民歌。40年代，我曾在那里度过7个平凡也不平静的年头。其实，我早年就学过不少他们的歌曲，可是当我在罗梦湖上荡船，或亲眼看到苏格兰高原上一望无际的兰铃花时，那些歌对我就更加亲切了。我尤其喜欢带有淡淡忧思的爱尔兰民歌，像《夏天最后的一朵玫瑰》。威尔士也有许多好听的民歌。每听到英伦三岛的歌

曲，我的心就立刻飞回到40年代，特别飞回到我住过的伦敦西北郊的那幢大楼。那是在一座小山脚下，旁边就是一片幽静的树林，遇到不拉警报的时候，饭后我就斜倚在壁炉旁的沙发上，顿时，房东太太那只狸花猫就跳到我膝上，呼噜噜地唱了起来。有时，房东太太的女儿披着一肩金黄的头发，站在壁炉旁，拉起我心爱的曲调——特别是《绿袖子》。多么潇洒自如的调子啊。

有人借着翻画册来旅行。我更喜欢通过音乐去世界各地遨游。我仅仅随军到过意大利北部山区，没去过风光明媚的威尼斯。可是每听到《桑塔·露琪亚》或《我的太阳》，我就好像来到了欧洲的苏杭。每听到《瓦妮塔》那支情歌时，我就仿佛看到地中海西岸少男少女在互吐恋情。

1942年我住在伦敦一家公寓。一天，忽然搬进十几位刚从苏联飞来的客人。他们都是武器专家，到英国来协助指导生产为红军所制造的坦克。听说我是中国人，他们就主动来看我这位反法西斯的盟友。他们不会英语、华语，我也不会俄语。坐下之后，我就哼起30年代上海流行的几支苏联歌曲，如《生活像泥河一样流》和《快乐的人们》。啊，他们其中的一个叫萨沙的马上就紧紧把我抱住。同时，大家一齐唱了起来，足足唱了半宿。

第二天，周围的邻居都向我抱怨起来。

那时我才懂得：音乐也是一种语言，一种能直接通往人心的“世界语”。

从《老黑奴》说起

萧 乾

1985年5月，我去武汉参加“黄鹤楼笔会”那次，东道主湖北省文联曾邀请来自各地的作家们乘豪华的长江客轮，畅游三峡。我曾在秋天去过三峡。春日的三峡风光明媚，更加清丽可人。同船的还有个外国旅游团，是由抗战时在滇缅前线同我们并肩作战过的美国名将史迪威的女儿南西率领的。船航到神女峰脚下时，我们正在甲板上举行着一次联欢会。他们鼓掌一定要我们也出个节目。为了表示友好，我们几个就凑在一起（记得有宗璞、艾芜、邹荻帆、绿原和黄裳）用英语唱了一首《老黑奴》。唱得当然十分蹩脚：声音既不宏亮，肯定还常走调。这是一支十分凄凉的歌曲，黑人厌倦了尘世，听到已死去的亲人呼唤，渴望奔向另一世界。所以在叠句歌里就反复唱着：我来啦，我来啦。

这样充满悲哀情调的歌，与当时甲板上的欢乐气氛，实在很不谐调。可是唱完之后，居然博得了美国旅伴们一阵热烈的掌声。我们这些平素伏案爬格子的对自己这一番反串，倒也颇有些飘飘然。我们得意的不一定是因为那掌声，而是对自己感到既愉快又吃惊：这么多年，竟然还没把它忘掉！

这首歌的歌词和曲调都同出自19世纪中叶美国作曲家

斯蒂芬·福斯特之手。他出生于 1826 年，一共只活了短短的 38 年。南北战争打响两年后（1864 年），他就去世了，可惜我没读过他的传记，他肯定十分同情黑人并为他们抱不平的。我熟悉好几首他编的描述黑人生活的歌曲，像《双亲在家园》（1851 年），又名《斯旺尼河》和《玛莎在冰冷、冰冷的土地里》。我还有幸在伦敦的一次音乐会上，听过著名黑人歌手保罗·罗伯逊唱过《老人河》。那次，我还唱了咱们的《游击队之歌》。

很奇怪，河的形象时常在黑人的歌曲中出现，像“远远地在斯旺尼河上”。也许他们在美国南方那一望无际的旱地上干活，受着白人的虐待，心里渴望有一片水。他们甚至想象一道出现在《圣经》里的约旦河：“请告诉我，那个地方，我要渡过古老的约旦河。”这里，约旦河就成为他们所向往的理想世界了，好像到了河的彼岸，就不会再有屈辱和压迫。

天堂也经常在黑人的歌曲中出现。“马车从天上下来，把我带回我的家乡。”或者“人人都在谈天堂，但就没人能去天堂”。处于绝境的人们就是靠这种幻想来解脱一些痛苦。

福斯特也有些歌写得轻快。像他的《苏珊娜》（1848 年）就描绘出一个歪戴宽沿草帽，无忧无虑的牛仔在追求着他心爱的姑娘。他在歌中除了抒发黑人在奴役中的痛苦之外，也亲切地描绘了他们的生活。像《我的肯塔基故乡》就富于泥土气息，真切生动地唱出了美国南方黑人的生活情景：“玉米穗成熟，牧场遍地花怒放；小鸟终日歌唱好悠扬，娃娃滚戏小农舍地板上。”不过歌曲仍是在忧伤中结束的：

莫再哭泣，姑娘，今天莫再哀伤，
我们唱一支歌，为肯塔基故乡，
为那遥远的肯塔基故乡。

当然，有些流传到中国的美国歌曲描绘的不一定都是黑人的生活。我记得有一支曲子是写铁路建筑工人的。歌词是“我曾工作在铁路上，长在这摩尔比镇。我工作在铁路上，整日工作，消磨时光。一清早就要爬起床，工头在喊叫戴纳，快把号吹响。”这里也可以看到19世纪美国向西部开发时的艰苦。

同样流行于30年代的一首外国歌曲是《伏尔加船夫曲》。像咱们的四川号子一样，这里描绘的是伏尔加河上拉纤的俄罗斯河工的苦状。他们背着纤绳，弯着腰，哎哟嗬、哎哟嗬地吆喝着，呻吟着。一把又一把地捌着，吃力地向前踏步，一路控诉着：“穿过茂密的白桦林，踏开世界的不平路。”

这些外国歌曲那时在中国那么风行，当然是因为它们歌词朴素，曲调又琅琅上口，但我认为这还不是主要的。这里既包含着中国人民对于美国黑奴以及伏尔加河纤工的深切同情，同时，也抒发了我们自己在生活中的怨艾。当时的中国，也是喘息在列强的重压之下。北京东交民巷的围墙上还有对着市民的黑洞洞的炮眼，上海四马路还有红头阿三在巡逻。正因为如此，在中国戏剧史上最早上演的外国话剧是《黑奴吁天录》（如今改译为《汤姆叔叔的小木屋》）。

歌曲的流行，往往是由于引起共鸣。

1958年，我同作家协会其他几位被错划为右派的朋友在柏各庄农场劳动。我一生再也没有比那三年更懂得歌曲的力量了。柏各庄是濒临渤海湾的一片白花花的荒凉盐碱地，那时，它就成了我的“茫茫大草原”，附近一道小河很自然地就成了“贝加尔湖”。有一阵子搞菌肥，要轮流通宵达旦地值班。漫漫长夜，我都是在自己哼出的《三套马车》声中度过的。

药杯里的莫扎特

宗璞

一间斗室，长不过五步，宽不过三步，这是一个病人的天地。这天地够宽了，若死了，只需要一个盒子。我住在这里，每天第一要事是烤电，在一间黑屋子里，听凭医生们议论着铅块该往上一点或往下一点，便总觉得自己不大像个人，而像是什么物件。

精神渐好一些时，安排了第二要事：听音乐。我素好音乐，喜欢听，也喜欢唱，但总未能升堂入室。唱起来以跑调为能事，常被家人讥笑。好在这些年唱不动了，大家落得耳根清静。听起来，耳朵又不高明，一支曲子，听好几遍也不一定记住，和我早年读书时的过目不忘差得远了。但我却是忠实，若哪天不听一点音乐，就似乎少了些什么。在病室里，两盘莫扎特音乐的磁带是我亲密的朋友。使我忘记种种不适，忘记孤独，甚至觉得斗室中天地很宽，生活很美好。

三小时的音乐包括三个最后的交响乐“三十九”、“四十”、“四十一”，还有钢琴协奏曲、提琴协奏曲、单簧管协奏曲等的片段。《第四十交响曲》的开始，像一双灵巧的手，轻拭着听者心上的尘垢，然后给你和着淡淡哀愁的温柔。《第四十一交响曲》素以宏伟著称，我却在乐曲中听出一些洒脱来。他所有的

音乐都在说，你会好的。

会么？将来的事谁也难说。不过除了这疗那疗以外，我还有音乐。它给我安慰，给我支持。

终于出院了，回到离开了几个月的家中，坐下来，便要求听一听音响，那声音到底和用耳机是不同的。莫扎特《第二十一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提琴组齐奏的那一段悠长美妙的旋律简直像从天外飘落。我觉得自己似乎已溶化在乐曲间，不知身在何处。第二乐章快结尾时，一段简单的下行的乐音，似乎有些不得已，却又是十分明亮，带着春水春山的妩媚，把整个世界都浸透了。没有人真的听说过仙乐，我想莫扎特的音乐胜过仙乐。

别的乐圣们的音乐也很了不起，但都是人间的音乐。贝多芬当然伟大，他把人间的情与理都占尽了，于感动震撼之余，有时会觉得太沉重。好几个朋友都说，在遭遇到不幸时，柴科夫斯基是不能听的，本来就难过，再多些伤心又何必呢。莫扎特可以说是超越人间的痛苦和烦恼，给人的是几乎透明的纯净。充满了灵气和仙气，用欢乐、快乐的字眼不足以表达，他的音乐是诉诸心灵的，有着无比的真挚和天真烂漫，是蕴藏着信心和希望的对生命的讴歌。

在死亡的门槛边打过来回的人会格外欣赏莫扎特，膜拜莫扎特。他自己受了那么多苦，但他的精神一点没有萎顿。他贫病交加以致穷死、饿死，而他的音乐始终这样丰满辉煌，他把人间的苦难踏在脚下，用音乐的甘霖润泽着所有病痛的身躯和病痛的心灵。他的音乐是真正的“上界的语言”。

虽然时代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专业不同，莫扎特在音乐领域中全能冠军的地位有些像我国文坛上的苏东坡。莫扎特在短促的人生旅程间写出了交响乐、协奏曲、独奏曲、歌剧等许多伟大作品，音乐创作中几乎什么都和他有关，近来还考证

出他是摇滚乐的祖师爷。苏东坡在处理政务之余写出了诗词文赋等各种体裁的作品，始终是未经册封的文坛盟主。他们都带有仙气，所以后人称东坡为坡仙，传说中八仙过海时来了九朵莲花，第九朵是接东坡的，但他没有去。莫扎特生活在18世纪，世界已经脱离了传说，也少有想象的光彩了。我却愿意称他为“莫仙”。就个人生活来说，东坡晚年屡遭贬谪直到蛮荒之地。但在他流放的过程中，始终有家人陪伴，侍妾王朝云为侍奉他而埋骨惠州。莫扎特不同，重病时也没有家人的关心(比较起来，中国女子多么伟大!)，但是他不孤独，他有音乐。

回家以后的日子里，主要内容仍是服药。最兴师动众且大张旗鼓的是服中药。我手捧药杯喝那苦汁时，下药(不是下酒)的是音乐。似乎边听音乐边服药，药的苦味也轻多了。听的曲目较广，贝多芬、柴可夫斯基、肖邦、拉赫玛尼诺夫等，还有各种歌剧，都曾助我一口(不是一臂)之力。便是服药中听勃拉姆斯，发现他的《第一交响曲》很好听。但听得最多的，还是莫扎特。

热气从药杯里冉冉升起，音乐在房间里回绕，面对伟大的艺术创造者们，我心中充满了感激。我觉得自己真是幸运而有福气，生在这样美好的艺术已经完成之后，——而且，在我对时间有了一点自主权时，还没有完全变成聋子。

风 庐 乐 忆

宗 璞

清华园乙所曾是我的家。它位于园内一片树林之中。小时候觉得林子深远茂密，绿得无边无涯。走在里面，像是穿过一个梦境。抗战时在昆明，对北平的怀念里，总有这片林子。及至胜利后，再住进乙所，却发现这林子不大，几步便到边界，也没有回忆中的丰富色彩。

复原后的一年夏天，有人在林中播放音乐，大概是所谓的音乐茶座吧，凭窗而立，音乐像是从绿色中涌出来，把乙所包围了，也把我包围了。常听到的有舒伯特的《未完成交响曲》，这是很少的我记得旋律的乐曲之一。还有贝多芬的《田园》，莫扎特的弦乐四重奏，柴可夫斯基的《悲怆》等。每当音乐响起时，小树林似乎扩大了，绿色显得分外滋润，我又有了儿时往一个梦境深处飘去的感觉。

清华音乐室很活跃，学生里音乐爱好者很多。学余乐手颇不乏人，还出了些音乐专业人才。我是不入流的，只是个不大忠实的听众而已。因为自己有的唱片很有限，常和同学一起到美国教授温德先生家听音乐。温德先生教我们英诗和莎士比亚，又深谙古典音乐。他没有家，以文学和音乐为伴。在他那里听了许多经典名作，用的大都是 78 转唱片。每次换唱

片，他都用一个圆形的软刷子把唱片轻刷一遍，同时讲解几句。他不是上课，不想灌输什么。现在大家都不记得他讲什么，却记得他最不喜欢柴可夫斯基，认为柴可夫斯基太感伤。有一次听肖邦，我坐在屋外台阶上，月光透过掩映的花木照下来。我忽然觉得肖邦很有些中国味道。后从傅雷家书中得知确实中国人适合弹肖邦。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最偏爱肖邦。

以后在风庐居住的约40年中，听音乐的机会随客观情况的变化而忽少忽多。只是再没有固定的音乐活动了，也没有人义务为大家换唱片了。最后一次见到温德是在北大校医院楼梯口，他当时已快100岁了，坐在轮椅上，盖着一条毯子。我忙趋前问候。他用英语说：“他们不让我出去！告诉他们，我要出去，到外面去！”我找到护士说情。一位说，下雨呢，他不能出去。又一位说，就是不下雨，也不能去。我只好回来婉转解释，他看着我，眼神十分悲哀。我不忍看，慌忙告别下楼去，一路濛濛细雨中，我偏偏仿佛听到柴可夫斯基第六交响曲中那段最哀伤的曲调。温德先生听见了什么，我无法问他。

这几年较稳定，便成为愈来愈忠实的听者，海淀这边有音乐会时，常偕外子前往。好几次见满场中只有我两人发染银霜，也不觉得杂在后生群中有什么不妥。有一次中央乐团先演奏一个现代派的名作，休息后演奏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在饱受奇怪音响的磨难之后，觉得第七交响曲真好听！它是这样活泼而和谐，用一句旧话形容，让人全身36000个毛孔都通开了。又一次有一位苏联女钢琴家来演奏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于是，满怀热望到场，谁知她的演奏十分苍白无力。我却也不沮丧，总算当场听过一次了。在海淀听过几次肖斯塔科维奇，发现他是那样深刻，和我们内心深处很贴近很贴近。1991年严冬，我刚结束差不多一年的病榻生活，不顾家人反对，远征到北京音乐厅听莫扎特的安魂曲。刚见莫扎